

從捷克境內的德語社群論語言認同問題

林蒨慧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摘 要

語言不純屬個人事件，因為每一個個體都必須向他人學習語言，並且與他人共同使用語言，進行溝通；換句話說，語言是社會的產物，也是反映社會現象的重要利器之一。社會語言學家 (sociolinguist) 主張從語言描述 (language description) 的過程中認識該語言的歷史和生態，進而瞭解語言使用 (language use) 的情形；因此當對特定語言進行描述時，社會語言學家認為該語言社群 (language community) 便會在描述中重現。

在語言多樣性 (linguistic diversity) 豐富的中歐地區，族群認同與語言使用的關係密不可分；換句話說，該區的語言使用可以反映出族群的範疇區隔 (Stevenson, 2000; Nekvapil, 2000)。據此，本文將以社會語言學的觀點分析中歐地區捷克共和國境內德語社群的語言描述¹，進而瞭解該社群語言使用的情形及其語言認同問題。

根據統計資料顯示，捷克境內的德語人口於 2001 年約佔全國人口的百分之 0.4，次於捷克語、斯洛伐克語、波蘭語等語群，為全國第四大語言社群²。在政策上，捷克當局並無明確立法規定所謂的官方語言 (official language)，因此理論上境內所有的語言應具有同等的地位，但是實際語言使用的狀況並不如預期；在本文的結論中即論述該區語言使用者本身的外在語言表現 (performance) 和內在語言認同 (identity) 並不一致。

關鍵字：社會語言學、語言社群、語言描述、語言處理

¹ 本文的研究語料擷取自 1995 年至 2003 年捷克境內德語社群的敘事式訪談紀錄 (The Grant Agency of the Czech Republic: No. 405/98/0390)，該計畫的原始目的為瞭解捷克境內德語社群的生活狀況。筆者曾參與該計畫 2001 年至 2002 年的訪談工作實錄。

² 資料來源: Secretariat of the Council for National Minorities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Czech Republic. 2003.

壹、導論

本文主要探討二十世紀後捷克境內德語社群的語言使用情況；以社會語言學(sociolinguistic)的研究方法嘗試瞭解語言和社會的關係，並秉持此理念對捷克境內德語社群進行個案討論及歸納整理相關研究，冀望從語言描述中解讀該社群。

在本文中所提及的「族群認同」一詞泛指一個族群潛意識裡共有的意念或信仰(黃宜範, 1993)，而語言因為通常被視為族群的象徵，或者被視為構成族群認同的重要組成份子，所以不同的母語認同可視為擁有不同的族群意識。然而母語認同在真實生活中是否真如學理上所「認為」等同於族群認同？實際的語言使用情況是否會影響母語認同？更甚之是否會影響族群認同？本文將針對這幾點疑問提出討論。

本文所依據的社會語言學研究方法為 Neustupný 於 1978 年所提出的語言處理(Language Management)理論(Neustupný, 1978; 1983; 1985)；在本文的第二章將簡單介紹此研究理論，第三章則會針對研究對象闡述研究動機，第四章則為個案研究分析，最後進行延伸討論。

貳、研究理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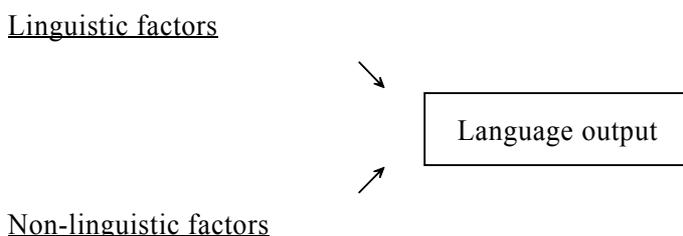
一、何謂語言處理(Language Management)？

語言處理理論被視為社會語言學中針對語言規劃(Language planning)的延伸思考。對於語言規劃的定義，Halliday 於 2001 年提出一個新的註腳詮釋：

Language planning is a highly complex set of activities involving the intersection of two very different and potentially conflicting themes: one that of

“meaning” common to all our activities with language, and other semiotics as well; the other theme that of “design”. If we start from then language planning means introducing design processes and design features into a system (namely language) which is naturally evolving. (Halliday 2001: 177)

換句話說，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去思考語言規劃，一是語言符號本身，另一則是非語言的外在因素。語言的產出（output）除了受到語言本身因素（linguistic factor）的影響外，還會受到非語言學因素（non-linguistic factor）的牽制（如【圖一】所示）。



【圖一】

所謂非語言學因素包括社會和文化等外來機制所提供的“設計”（design），而語言因素即一般所理解的語言符號系統本身帶來的可能變異。人類語言行為一旦發生，這兩個影響因子便自然開始交互運作，影響語言的產出。而語言規劃的初衷即為解決語言溝通所產生的問題，強調哪裡發生問題就從哪裡解決，因此，社會語言學家認為語言規劃的工作可從這兩方面進行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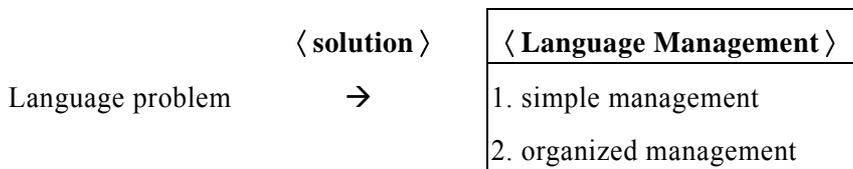
再者，如果我們按照以上所述的思維做反向思考，語言產出所挾帶的訊息不僅包括該語言的符號系統，還有操控其語言產出的外在因素；因此我們可以大膽假設：研究言談本身可以反映牽制語言使用者語言產出的外在因素，而這就是語言處理模式的基本論點。

語言處理模式通常針對某一特定地區和語群既存的語言問題提供 simple 以及 organized 兩種處理模式（Neustupný, 1978; 1983; 1985）。所謂

simple management 指的是針對語言使用者本身的語言產出進行考量，而 organized management 則涉及其他參與言談的語言使用者，即其所處的社群。

二、語言處理的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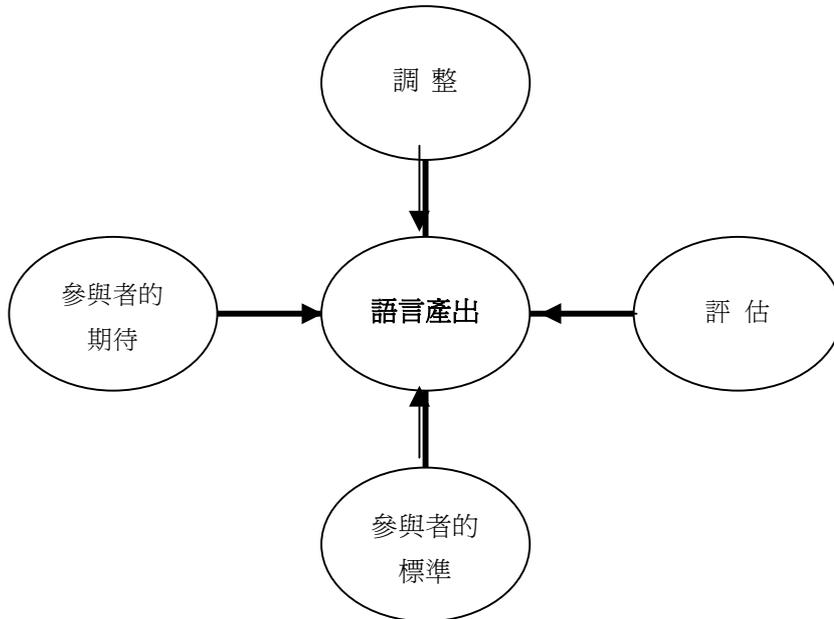
我們如果將語言處理模式進行演繹，或許可使其義更為明確。



語言處理的目的即爲了有系統地處理一語言社群中所發生的語言問題；也就是說，當語言問題產生時，社會語言學家建議首先針對個體進行 simple management，然後進一步轉向個體所處的社群進行 organized management。

Organized management 包括對語言產出的「評估」(evaluation) 和「調整」(adjustment)，以及言談行爲中每個參與者對語言產出的「期待」(expectation) 和「標準」(norm)，最終目的仍爲促使語言產出能夠達到成功的溝通（如【圖二】所示）。

在本文中，我們將把思考重心放在 organized management 中的「調整」(adjustment) 部分，因此對於其他運作機制於此便不加贅述。在語言處理的模式中，提供「調整」的變因有很多，主要包括以下六項：參與者 (Participants)、語言種類 (Variety)、情境 (Setting)、功能 (Function)、內容 (Content) 和通路 (Channel) (Hymes, 1974)，而其中語言種類選擇通常可反映出語言使用者所屬族群以及其族群與其他族群之間的相對應關係 (Neustupný, 1978; 1983; 1985; Nekvapil, 2003)。



【圖二】 organized management

當語言使用者在進行與他人溝通時，不選擇較多數人所使用的語言，反而傾向選擇相對來說非該團體標準的溝通語言，Labov 認為其主要原因是來自於對所使用語言所帶來的歸屬感，於此我們可稱之為「認同」(Joseph, 2004: 63-64)。換句話說，語言使用者對於語言種類的選擇是可以反映其語言認同的。本文第四章將藉此論點進行捷克境內德語社群的個案研究。

參、研究對象

一、多語社群的捷克共和國

在語言多樣性豐富的中歐地區，族群認同和語言使用的關係密不可分；換句話說，由於該區語言的多樣性，因此該區的語言選擇可以反映出不同族群的範疇區隔 (Stevenson, 2000; Nekvapil, 2000)，而本文主要研

究對象即為位於中歐中心的捷克共和國。

捷克(Czech State)一詞存在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而捷克共和國(Czech Republic)這個名詞則是自1993年1月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Czechoslovak Republic)分裂之後才正式開始存在。位處中歐的捷克共和國(如【圖三】所示),北鄰德國、波蘭,南接奧地利和斯洛伐克,面積78866平方公里,比奧地利、葡萄牙和匈牙利等三國都略小;根據2001年統計資料顯示,境內人口數為10230060 (Neustupný and Nekvapil, 2003:182),相當於比利時、葡萄牙、匈牙利或希臘境內的人口數。



【圖三】

捷克共和國鄰近的語言社群則包括德語(German)(主要分佈於德國和奧地利)、斯洛伐克語(Slovak)、波蘭語(Polish)以及高/低索爾比亞語(Upper/Lower Sorbian; Lusatian)³;境內則有四大語群,分別為捷克語、

³ 高/低索爾比亞語群主要分佈於德國境內薩克遜省(Saxony)東部,鄰近捷克北部區域,該語言使用人口約為一萬五千人。雖然高/低索爾比亞語群分佈區域屬於德國政府行政管轄,但德國政府對於該語言的規劃工作並不熱衷。有關高/低索爾比亞語的語言復振

斯洛伐克語、波蘭語以及德語⁴。

1993年1月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的分裂為其境內的族群關係帶來根本的改變；根據1991年的統計資料顯示⁵，前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境內約有7%的人民認同自己為非捷克（non-Czech）或非斯洛伐克（non-Slovak）族群，當時這些非捷克和非斯洛伐克族群在其境內的分布較為集中，且在某些特定區域成為較多數。反觀今日的捷克共和國，認同自己為非捷克族群的人口數（包括1993年之前為數不少的斯洛伐克族群）僅佔全國人口的5%，並且分佈十分分散；再者，由於人口所佔比率偏低以及分佈不夠集中等原因，這些非捷克族群被當地的研究學者歸類為境內少數族群（Šatava, 2003）。

此外，上述數字所顯示的落差也反映出一個事實：捷克共和國的成立有助於提昇當地的國族認同。Šatava（2003: 181）也曾明文指出，捷克境內所有非捷克族群似乎有逐漸被捷克族群同化的趨勢，尤以在語言的使用上表現特別明顯⁶。

二、捷克境內的德意志族群

捷克境內的德意志族群人口數自二十世紀以來增減幅度甚大：根據統計資料顯示，1910年有3,492,362位境內居民官方註冊登記為德國國籍，1991年則銳減為48,556位，2001年則只有39,106位。在下方【表一】中，我們很明顯地可以看到捷克族群人口數自1991年至2001年成長了10.8%，但是德意志族群則下降了21.1%。

工作反倒是由同屬斯拉夫語系的捷克學者以及民間組織致力推行。

⁴ 資料來源：Office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Czech Republic, Secretariat of the Council for National Minorities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Czech republic. (2003)

⁵ 同註腳3

⁶ 原文為 “All non-Czech communities seem to be gradually assimilating to the matrix (Czech) community, particularly with regard to language.” (Šatava, 2003:181)

【表一】

Census	Inhabitants Totally	Ethnic group	
		Czech	German
1991	10 302 215	8 363 768	48 556
2001	10 292 933 (- 0.1%)	9 249 777 (+ 10.8%)	39 106 (- 21.1%)

The Census 2001. Basic Information About Definite Results. Published by Czech Statistic Office. (2002: 26)

再者，我們若將捷克境內自 1950 年至 2001 年的捷克族群以及德意志族群人口統計數字做條列整理（如【表二】所示），捷克族群人口數佔全國人口的百分比逐年明顯增加：從 1950 年的 93.8% 升高至 1980 年的 94.6%。

然而，下表也顯示捷克族群人口百分比在 1991 年曾下滑至 81.2%，再於 2001 年回升至 90.4%；一般認為，1991 年百分比的下滑和 1989 年因開放政策所湧入的大量外來移民有關。但是，整體來說，自 1950 年至 2001 年捷克境內的德意志族群人口所佔之百分比則明顯逐年下滑。

【表二】 The inhabitants of the Czech Republic in 1950-2001 in %

Ethnic group	The year of census					
	1950	1961	1970	1980	1991	2001
Czech	93.8	94.3	94.5	94.6	81.2	90.4
German	1.8	1.4	0.8	0.6	0.5	0.4
Totality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Secretariat of the Council for National Minorities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Czech republic. Prague; 2003.)

在進一步探討捷克境內德意志族群的語言使用和語言認同問題之前，以下將先依其分佈區域、歷史背景、相關立法以及媒體教育等方面依序扼要介紹該族群的現今狀況（參照 Šatava, 2003）：

1. 分佈區域

捷克境內的德意志族群主要分佈於捷克鄰近德國邊境一帶，尤以捷克西北部的索可洛夫（Sokolov）行政區域所佔比率最高；根據 1991 年的統計資料顯示，德意志族群約佔該區總人口數 6.1%。而在鄰近索可洛夫行政區域的卡羅維法利市（Karlovy Vary）、泰伯利茨市（Teplice）以及赫伯市（Cheb）等地，德意志族群人口數則分別約佔上述城市總人口數 2%至 3%。首都布拉格市（Praha）則有超過 1300 位居民登記為德國國籍；位於布拉格市北方的立伯瑞茨市（Liberec）也有超過 1000 位居民登記為德國國籍。

2. 歷史背景

捷克境內德意志族群的形成除了源自歐洲歷史上數次移民潮所累積的成果外，1938 年所簽訂的慕尼黑協定（Munich Agreement）曾導致大量德籍居民遷入捷克境內。在慕尼黑協定中，原隸屬前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的蘇德臺地（Sudetenland）被劃分給德國，當時的德國政府並鼓勵國人遷移至該區，結果造成當時居住在前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境內的德籍人口數於短時間內竄升至 350 萬。然而，在大戰結束後，於 1945 年所簽訂的波茨坦協定（Potsdam Agreement）當中，蘇德臺地又被要求歸還給捷克當局，此舉迫使當時捷克境內近 270 萬德籍人士遷出蘇德臺地，只剩下 20 至 25 萬德籍人口繼續存留於捷克境內。近年來，隨著同化、通婚以及當地德語基礎教育嚴重缺乏等因素的影響（Neustupný and Nekvapil, 2003:208），捷克境內的德籍人口數逐年下降⁷；根據 2001 年捷克官方統計顯示，境內登記為德國國籍的居民只剩 39106 位，僅佔全國人口 0.4%。

3. 相關語言的立法

由於捷克當局在立法上並未明確規定所謂的官方語言（official

⁷ 本文中所論及的德意志族群不包括因企業投資或旅遊觀光而短期居住於捷克境內的德籍人口。

language)，因此在理論上境內所有少數族群所使用的語言和其主要語言捷克語的地位應該是相等的。但是，實際上，除了捷克語以外的語言例如德語的使用並不如想像中普遍；對於一些捷克語使用不甚流利的德籍人士，尤其是年齡層較高的老者，地方政府雖然在執行公務上會使用德語以之協助，但在各級法院正式審理的過程中，捷克語還是主要的工具語言。但是被告或原告仍擁有要求使用德語進行審理的權利，但此時便需要有通過政府認證的翻譯人員在場協助翻譯公證。

4. 媒體

捷克境內主要有兩份德語週刊：The Prague Volkszeitung 以及 Prager Zeitung，前者的主要讀者群設定為捷克境內的德語社群，後者則多為使用德語的觀光客或短期訪客。在出版事業方面，捷克境內以德語為主的出版書籍並不普遍。在廣播節目方面，捷克廣播電臺（Czech Radio）每兩週固定以德語播放為時 50 分鐘的廣播節目；而在電視節目方面，目前捷克境內的電視頻道共有四個，捷克語還是為主要語言，斯洛伐克語則次之，而專為境內其他少數語群製作的電視節目尚在規劃當中。

5. 德語教育

捷克境內以德語為主要使用語言的社群年齡層普遍偏高，低年齡的孩童為數較少，首要原因除了該區主要的溝通語言為捷克語以外，另一個因素是德語的基礎教育並未深植於捷克境內的初等和中等教育當中。即使在捷克境內德語人口分布較稠密的區域，德語也沒有被視為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必修課目；一直到 1989 年以後，德語才漸漸在中等教育規劃中受到重視，似乎有形成正規教育一環和成為主要教學用語之一的趨勢，但是這樣的改變趨勢和在捷克境內的德語社群並沒有直接的關係，而只是順應世界潮流所需。在大學教育方面，大多數的高等教育體系則一直視德語為主要學科之一。

6. 文化活動

德籍公民文化協會 (Kulturní sdružení občanů německé národnosti) 是一個於捷克境內主要以德語進行戲劇和其他文化活動的非政府組織，目前該組織在捷克境內共有 39 個支會。然而，德籍公民文化協會的設立和運作並不是由捷克境內的德語社群主動發起，而是為了因應外來德語觀光客的需求。

在上述簡單介紹捷克境內德意志族群的同時，不難發現在對於該族群的概括描述中是將其和德語社群劃上等號；以社會語言學的角度來看，語言除了擁有溝通的功能外，也是認同(identity)形成的重要組成份子(Wright, 2004)，但是實際上目前在捷克境內的德意志族群面對德語的使用態度(language attitude)並不如想像中純粹，下一個章節裡將針對此點加以闡述。

肆、個案研究

本章中的討論分析是根據自 1995 年至 2003 年捷克境內德語社群的敘事式訪談紀錄⁸，嘗試以語言處理(Language Management)的模式詮釋在訪談紀錄中所發現的語言問題。

一、語言問題

訪談紀錄顯示大戰後沒有被驅逐出境或主動遷離的德籍人士逐漸有語言態度(language attitude)改變的現象產生。對於在捷克境內的德意志族群來說，德語的族群象徵性(symbol)正在逐漸沒落當中；1970 年只有 7.2% 的德籍人士會認同捷克語為其母語，但在 1987 年數字已升高為 33%；同年，在認同德語為其母語的德意志族群當中有 8% 的比率會在家中使用捷克語進行言談，79.8% 同時使用捷語和德語，只有 5% 會使用德語在家中進行言談(Sokolová, 1991)。此外，訪談紀錄的語料亦顯示族群的年齡層會

⁸ 同註 1。

影響語言的使用態度；舉例來說，1960年代在赫伯市（Cheb）鄰近地區，老一輩的德意志族群會使用標準德語（Standard German）及其德語方言進行言談，中青世代則會在言談中加雜些許捷克語，但是對於年輕的世代而言，捷克語已然成爲主要的交談語言（Povejšil, 1975）。此外，在亞伯諾聶次市（Jablonec）及其鄰近區域的德意志族群研究亦顯示該區的中青世代和年輕世代的雙言（diglossia）現象逐漸式微，取而代之的是捷克語的單語現象；而老一輩的人只在家中使用德語交談，在公共場合則會盡量使用捷克語（Bozděková, 1988）。總結來說，捷克境內的德意志族群似乎有逐漸捨棄德語進行溝通的趨勢，而漸漸以捷克語取代之，以下將針對此語言問題分別以語言處理的 simple management 以及 organized management 兩部分進行討論。

二、Simple management

根據 1995 年至 2003 年捷克境內德語社群的敘事式訪談紀錄，可發現其中發語人所使用的某些捷語詞彙和德語有著直接或間接的衍生關係；舉例來說，在構詞方面，捷克語的 *cálovat* 是從德語的 *zahlen* “to pay” 衍生而來的，其字尾 *-ovat* 則爲標準的捷語動詞原形，以適應捷語文法上的動詞字尾變化。

【表三】

<u>German</u>		<u>Czech</u>	
<i>Schmähschrift</i>	→	<i>hanopis</i>	“slanderosus writing”
<i>lobenswert</i>	→	<i>chvályhodný</i>	“praisworthy”
<i>eigenhändig</i>	→	<i>vlastnoručně</i>	“by own hand”
<i>das ist zu bekommen</i>	→	<i>to je k dostání</i>	“it is available”
<i>Ein saures Gesicht machen</i>	→	<i>dělat kyselý obličej</i>	“to make a sour face”

(Skála, 1977; Šlosar, 2002)

此外，在複合字以及詞組方面，上述【表三】中則有進一步的舉例說明，其中捷語複合字 *hanopis*, *chvályhodný* 以及 *vlastnoručně* 分別是從相對應的德語 *Schmäschrift*, *lobenswert* 和 *eigenhändig* 衍生出來的。而捷語詞組 *to je k dostání* 和 *dělat kyselý obličej* 的產生也是分別和德語的 *das ist zu bekommen* 和 *Ein saures Gesicht machen* 有關。而這些從德語演變而來的捷語詞彙或詞組在應用和溝通上也漸漸普被大多數聽者接受且理解。

從上述例子中可說明捷克境內的德意志族群在個體語言表現上已將原有的德語知識直接投射在對捷語的使用上。此外，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上述的例子亦可說明捷語和德語因著地緣以及歷史的因素，長期在社會文化各個層面進行語言接觸（language contact）的結果。

三、Organized management

捷克境內的德意志族群在使用語言的種類選擇上被認為具有某種特殊意義。根據 2001 年有關族群與母語認同的統計數據（見【表四】）顯示，在表中我們發現捷克境內的德意志族群對於母語的認同以及對族群的認同表現並不一致：

【表四】⁹

Mother tongue	Population according to mother tongue	Ethnic background							
		Czech, Moravian Silesian	Slovak	Hungarian	Roma	Polish	German	Other	Not declared
Czech	9707397	9525265	32529	2196	4527	4064	10836	19550	108430
Slovak	208723	48877	153284	448	402	54	81	1764	3813
Romani	23209	12289	2992	66	6672	6	10	326	848
Polish	50740	5029	144	18	6	44825	43	230	445
German	41328	11138	245	30	5	104	27682	1368	756
Other	121795	17526	3276	11844	65	2815	308	81524	4437
Not declared	76868	21005	720	70	69	100	146	660	54098
Total	10230060	9641129	193190	14672	11746	51968	39106	105422	172827

⁹ 資料來源：Ethnic background and mother tongue in the 2001 census. (Statistical Office of Czech Republic, 2003)

從上表中可得知，2001年捷克境內的德意志族群總人口數為39,106位，當中認為德語為其母語的人口數僅有27,682位，而其中卻有10,836位認同捷語為其母語。

這些數據間接指出目前捷克境內的德意志族群在面對德語的使用態度上並不如想像中純粹，該族群在面對語言種類的選擇時，並不一定會選擇象徵本身族群的語言—德語。在語言處理理論中曾論及：語言種類的選擇通常可反映出該語言使用者所屬族群以及其他族群之間的相對應關係（Neustupný, 1978; 1983; 1985; Nekvapil, 2003），而當語言使用者在進行與他人溝通時，影響其所選擇的溝通語言的原因除了是否可達到基本的溝通目的外，主要還有來自於其語言所帶來的歸屬感，或可稱之為「認同」（Joseph, 2004: 63-64）。換句話說，語言使用者對於語言種類的選擇是可以反映其語言認同的。據此，對於目前捷克境內的德意志族群在對母語認同以及族群認同表現所產生的不一致，似乎可推論捷克境內強烈的國族意識是影響境內少數族群語言認同的主因。

伍、小結

在本文導論中曾指出，語言因為通常被視為族群的象徵，或者被視為構成族群認同的重要組成份子，所以不同的母語認同可視為擁有不同的族群意識；然而從上述討論分析得知，母語認同在真實生活中並不真如學理上所「認為」等同於族群認同，有時反而是和語言的使用有著更為密切的關係。如本文中所討論的捷克境內的德意志族群為例，若考慮其分佈及歷史背景，大都「隱藏」於一般捷克人口之中，二次大戰後所出生的世代也大都因同化或通婚等因素影響其語言使用；再者，由於害怕受到歧視以及德語學校的全面消失，德意志族群大都棄德語轉而使用捷語進行一般言談。據此，反觀2001年對於母語認同的統計數據（詳見【表四】），我們可推論影響該族群對母語認同的眾多因素當中，語言使用的態度不容忽視。

另一個值得考量的思考向度是德語在全球化的進程中為舉足輕重的國際語言；從 1990 年代開始，德語被提升為中歐地區的通用語（*lingua franca*），此外，德語在歐盟的地位也逐日加重。這些外來的因素是否可以緩和捷克境內德語社群被捷語同化的趨勢尚值得觀察。

最後，透過對捷克境內德語社群的語言描述，初步可得到該區語言使用者本身的外在語言表現會影響其母語認同的結論。即便在國際社會上德語的位階相對高於捷語的位階，但因著捷克境內所凝聚的國族主義使得境內德語位階反而低於具有國族象徵意義的捷克語。而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捷克當局並沒有實際推行所謂的國語政策，因此境內捷語認同的提升並不是國家政策運作而成的，而主要是由於一般大眾對其國家文化的認同所致。此外，換個角度來說，如果能有效提升少數語群的語言使用，是否可以增加該族群的母語認同感，而更進一步提升其族群認同？相信這樣的思考方向對於鼓勵使用少數語言的工作是具有正面意義的。

參考書目

- Halliday, M. (2001) New ways of meaning: the challenge to applied linguistics. In A. Fill and P. Muhlhausler (eds) *The Ecolinguistics Reader: Languag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London: Continuum.
- Hoffman, R. (1992) *České město ve středověku (Czech Towns in the Middle Ages)*. Prague: Panorama.
- Hroch, M. (1999) *Na prahu národní existence (On the Threshold of Becoming a Nation)*. Prague: Mladá fronta.
- Hymes, D. H. (1974) *Foundations in Sociolinguistics: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Jernuldd, B. H. And Neustupný, J. V. (1987) Language planning: For whom? In L. Laforge(ed.)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lloquium on Language Planning*, pp.69-84. Quebec: Presses de l'Université Laval.
- Joseph, John E. (2004) *Language and Identity. National, Ethnic, Religious*. Palgrave.
- Kaplan, R. B. and Baldauf, R. B., Jr. (1997) *Language planning: From Practice to Theory*.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 Levinson, S. (1988). Putting linguistics on a proper footing. Explorations in Goffman's concepts of participation. In Drew, P. and Wootton, A. (eds.) *Exploring the interaction order*, pp.161-227. Oxford: Polity Press.
- Nekvapil, J. (2000) On non-self-evident relationships between language and ethnicity: how Germans do not speak German, and Czechs do not speak Czech. *Multilingua* 19, pp. 37-53.
- Nekvapil, J. (2003) Language biographies and the analysis of language situations: On the life of the German community in the Czech Republic.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162, pp.63-83.
- Neustupný, J. V. (1978) *Post-Structural Approaches to Language*.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 Neustupný, J. V. (1983) Towards a paradigm for language planning. *Language Planning Newsletter* 9 (4), pp. 1-4.
- Neustupný, J. V. and Nekvapil, J. (2003) Language management in the Czech Republic. In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4 (3&4), pp. 181-366. Multilingual

Matters

- Skála, E. (1977) Vznik a vývoj česko-německého bilingvismu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zech-German bilingualism). *Slovo a slovesnost* 38, pp. 197-207.
- Sokolová, G. (1991) O jazykovém zaměření Slováků a Němců žijících v severních Čechách – na základě sociologických výzkumů (On language orientation of Slovaks and Germans living in North Bohemia – based on sociological research). *Slezský sborník* 89, pp.172-80.
- Staněk, T. (1993) Německá menšina v českých zemích, 1948-1989. (The German Minority Groups in the Czech Lands, 1948-1989). Prague.
- Stevenson, Patrick. (2000) The ethnolinguistic vitality of German-speaking communities in Central Europe. In S. Wolff (ed.) *German Minorities in Europe. Ethnic Identity and Cultural Belonging*, pp. 109-124. New York and Oxford: Berghahn.
- Šatava, Leoš. (2003) Lesser used language groups in the Czech Republic. In M. Tomandl (ed.) *Ethnological Scripts (1990-2002)*, pp. 123-137. Pragu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Faculty of Philosophy and Arts, Charles University.
- Šlosar, D. (2002) Česko-německé jazykové kontakty (Czech-German linguistic contacts). In W. Koschmal, M. Nekula and J. Rogall (eds) *Češi a Němci. Dějiny – Kultura – Politika* (pp. 105-9). Praha/Litomyšl: Paseka.
- Turek, R. (1963) Čechy na úsvitě dějin (Bohemia on the Threshold of History). Praha: Orbis.
- Vranovský, P. (1997) K otázce jazyka, vzdelávania, kultúrnej identity (On the Question of Language, Education, Cultural identity). In *K otázke právnych nástrojov národnostnej menšinovej politiky v ČR* (On the Question of Statutory Instruments of the Ethnic Minorities Policy in the Czech Republic), pp.6-7. Prague.
- Wardhaugh, R. (2002)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 (4th Edition). Blackwell.
- Wright, Sue. (2004) Language Policy and Language Planning. *From Nationalism to Globalisation*. Palgrave.
- 黃宣範，1993。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 台灣語言社會學。台北：文鶴。

Some discussion about language identity: The case study in German-speaking community in Czech Republic

Melissa Shih-hui Lin

*Assistant Professor,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for Indigenous Peoples,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Abstract

Central Europe is well-known by its linguistic diversity. In this region, different language uses can reflect different ethnic categories. (Stevenson, 2000 ; Nekvapil, 2000) In this paper, I am going to take German-speaking community in Czech Republic as the example to have some discussion about language identity.

According to Secretariat of the Council for National Minorities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Czech Republic in 2003, German is the forth biggest language group in Czech Republic. However, there is one third population in this German-speaking group who identifies Czech language as mother tongue. In the conclusion, I will also argue with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language performance and language identity.

Keywords: Sociolinguistics, language community, language description, language management